

# 无限相思 无限恨

石评梅一著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7266  
201346

石评梅作品集

P2

无限相思  
无限恨

石评梅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限相思无限恨 : 石评梅作品集 / 石评梅著.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13-3140-3

I. ①无… II. ①石…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9671号

## 无限相思无限恨 : 石评梅作品集

著 者 / 石评梅

出 版 人 / 方 鸣

特 约 监 制 / 李 萍

责 任 编 辑 / 叶 辞

策 划 编 辑 / 郝 春 英

插 图 绘 制 / 徐 瑞 琪 王 叙

封 面 设 计 / 马 顾 本

版 式 设 计 / 新 兴 工 作 室

经 销 / 新 华 书 店

开 本 / 870mm × 1280mm 1 / 32 印 张 / 8.5 字 数 / 212 千 字

印 刷 / 三 河 市 国 源 印 刷 厂

版 次 / 2013 年 1 月 第 1 版 2013 年 1 月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3140-3

定 价 / 29.8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605959 传 真：(010) 82605930

网 址：[www.oveaschin.com](http://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b>悠悠相思我与谁谈</b>		
天 辛		002
象牙戒指		005
最后的一幕		008
狂风暴雨之夜		012
夜 航		016
惆 怅		020
凄其风雨夜		024
墓畔哀歌		027
一片红叶		032
缄情寄向黄泉		035
肠断心碎泪成冰		041
梦回寂寂残灯后		046
我只合独葬荒丘		052

## 疲倦的青春

寄山中的玉薇	060
寄海滨故人	065
微醉之后	073
醒后的惆怅	077
无穷红艳烟尘里	079
梦回	081
归来	086
梦呓	089
偶然草	093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095
绿屋	098
云沁	101
春之波	105
灰烬	107
雪夜	112
朝霞映着我的脸	116
低头怅望水中月	119

流萤的火焰

青衫红粉共飘零

我沉沦在苦忆中	121
心情的践踏	124
只有梅花知此恨	128
弃妇	132
红鬃马	139
余辉	151
匹马嘶风录	154
车站上的离人泪	174
京汉路中的残痕	177
女师范楼上的晚眺	184
武昌的名胜	190
江新船上的生活	196
金陵的古迹	199

西湖的风景	206
一瞥中的上海	225
海轮上的生活	230
图画中的青岛	233
匆忙中的济南	238
龙潭之滨	241
翠峦清潭畔的石床	245

悠悠相思

我与谁谈



# 天<sup>①</sup>

# 辛

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宇宙中本没有留恋的痕迹，我祈求都像惊鸿的疾掠，浮云的转逝；只希望记忆帮助我见了高山想到流水，见了流水想到高山，但这何尝不是一样的吐丝自缚呢！

有时我常向遥远的理智塔下忏悔，不敢抬头，因为瞻望着遥远的生命，总令我寒噤战栗！最令我难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滨将别时，你握着我的手说：“朋友！过去的确过去了，我们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而今当我想到极无聊时，这句话便隐隐由我灵魂深处溢出，助我不少勇气。但是终日终年战兢兢地转着这生之轮，难免有时又感到生命的空虚，像一只疲于飞翔的孤鸿，对着苍茫的天海，云雾的前途，何处是新径、何处是归路地怀疑着，徘徊着。

我心中常有一个幻想的新的境界，愿我自己单独地离开群众，任

---

①天辛即高君宇的化名。

着脚步，走进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跨攀过削岩峭壁的高冈，渡过了苍茫扁舟的汪洋，穿过荆棘丛生的狭径……任我一个人高呼，任我一个人低唱，即有危险，也只好一个人量力挣扎与抵抗。求救人类，荒林空谷何来佳侣？祈福上帝，上帝是沉默无语。我愿一生便消失在这里，死也埋在这里，虽然孤寂，我也宁愿享兹孤苦的。不过这怕终于是一个意念的幻想，事实上我又如何能这样，除了蔓草黄土埋埋在我身上的时候。

如今，我并不恳求任何人的怜悯和抚慰，自己能安慰娱乐自己时，就便去追求着哄骗自己。相信人类深藏在心底的，大半是罪恶的种子，陈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变万象的尸骸。猜疑嫉妒既狂张起翅膀儿向人间乱飞，手中既无弓箭，又无弹丸的我们，又能奈何他们呢？辛！我们又如何能不受伤负创被人们讥笑。

过去的梦神，她常伸长玉臂要我到她的怀里，因之，一切的凄怆失望像万骑踏过沙场一样蹂躏着我。使我不敢看花，看花想到业已埋葬的青春；不敢临河，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更不敢到昔日栖息之地，怕过去的陈尸捉住我的惊魂。更何忍压着凄酸的心情，在晚霞鲜明，鸟声清幽时，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认旧日的足痕！

从前赞美朝阳，红云捧着旭日东升，我欢跃着说：“这是我的希望。”从前爱慕晚霞，望着西方绚烂的彩虹，我心告诉我：“这是我的归宿。”天辛呵！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彩凤似的云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现在呢，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蜷伏着呻吟的病人。

这些话也许又会令你伤心的，然而我不知为什么似乎一些幸福愉

快的言语也要躲避我。今天推窗见落叶满阶，从前碧翠的浓幕，让东风撕成了粉碎；因之，我又想到落花，想到春去的悠忽，想到生命的虚幻，想到一切……想到月明星烂的海，灯光辉煌的船，广庭中婀娜的舞女，琴台上悠扬的歌声；外边是沉静的海充满了神秘，船里是充满了醉梦的催眠。汹涌的风波起时，舵工先感恐惧，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不是沉醉娇贵的少女，偏是操持危急的舵工。

说到我们的生命，更渺小了，一波一浪，在海上留下些什么痕迹！

诞日，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诚然，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如荼，黄花含笑的深秋天气，我约了晶清去雨华春吃螃蟹。晶清喜欢喝几杯酒，其实并不大量，仅不过想效颦一下诗人名士的狂放。雪白的桌布上陈列着黄赭色的螃蟹，玻璃杯里斟满了玫瑰酒。晶清坐在我的对面，一句话也不说，一杯杯喝着，似乎还未曾浇洒了她心中的块垒。我执着杯望着窗外，驰想到桃花潭畔的母亲。正沉思着忽然眼前现出茫洋的大海，海上漂着一只船，船头站着激昂慷慨，愿血染了头颅誓志为主义努力的英雄！

在我神思飞越的时候，晶清已微醉了。她两腮的红采，正照映着天边的晚霞，一双惺忪似初醒时的眼，她注视着我执着酒杯的手。我笑着问她：“晶清！你真醉了吗？为什么总看着我的酒杯呢！”

“我不醉，我问你什么时候带上那个戒指，是谁给你的？”她很郑重地问我。

本来是件极微小的事吧！但经她这样正式的质问，反而令我不好

开口，我低了头望着杯里血红潋滟的美酒，呆呆地不语。晶清似乎看出我的隐衷，她又问我道：“我知道是辛寄给你的吧！不过为什么他偏要给你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后，眼前似乎轻掠过一个黑影，顿时觉着桌上的杯盘都旋转起来，眼光里射出无数的银线。我晕了，晕倒在桌子旁边！晶清急忙跑到我身边扶着我。过了几分钟我神经似乎复原，我抬起头又斟了一杯酒喝了，我向晶清说：“真的醉了！”

“你不要难受，告诉我你心里的烦恼，今天你一来我就看见你带了这个戒指，我就想一定有来由，不然你决不带这些装饰品的，尤其这样惨白枯冷的东西。波微！你可能允许我脱掉它，我不愿意你带着它。”

“不能，晶清！我已经带了它三天了，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原谅我朋友！我不能脱掉它。”她的脸渐渐变成惨白，失去了那酒后的红采，眼里包含着真诚的同情，令我更感到凄伤！她为谁呢！她确是为了我，为了我一个光华灿烂的命运，轻轻地束在这惨白枯冷的环内。

天已晚了，我遂和晶清回到学校。我把天辛寄来象牙戒指的那封信给她看，信是这样写的：

“我虽无力使海上无浪，但是经你正式决定了我们命运之后，我很相信这波涛山立狂风统治了的心海，总有一天风平浪静，不管这是在千百年后，或者就是这握笔的即刻；我们只有候平静来临，死寂来临，假如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容

易丢了的，便是兢兢然恋守着的；愿我们的友谊也和双手一样，可以紧紧握着的，也可以轻轻放开。宇宙作如斯观，我们便毫无痛苦，且可与宇宙同在。

“双十节商团袭击，我手曾受微伤。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流弹洞穿了汽车的玻璃，而我能坐在车里不死！这里我还留着几块碎玻璃，见你时赠你做个纪念。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带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

晶清看完这信以后，她虽未曾再劝我脱掉它，但是她心里很难受，有时很高兴时，她触目我这戒指，会马上令她沉默无语。

这是天辛未来北京前一月的事。

他病在德地医院时，出院那天我曾给他照了一张躺在床上的像，两手抚胸，很明显地便是他右手那个象牙戒指。后来他死在协和医院，尸骸放在冰室里，我走进去看他的时候，第一触目的又是他右手上的象牙戒指。他是带着它一直走进了坟墓。

# 最后的一幕

人生骑着灰色马和日月齐驰，在尘落沙飞的时候，除了几点依稀可辨的蹄痕外，遗留下什么？如我这样整天整夜地在车轮上回旋，经过荒野，经过闹市，经过古庙，经过小溪；但那鸿飞一掠的残影又遗留在那里？在这万象变幻的世界，在这表演一切的人间，我听着哭声笑声歌声琴声，看着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感到了疲倦。因之我在众人兴高采烈，沉迷醺醉，花香月圆时候，常愿悄悄地退出这妃色幕帷的人间，回到我那凄枯冷寂的另一世界。那里有唯一指导我，呼唤我的朋友，是谁呢？便是我认识了的生命。

朋友们！我愿你们仔细咀嚼一下，那盛筵散后，人影零乱，杯盘狼藉的滋味；绮梦醒来，人去楼空，香渺影远的滋味；禁得住你不深深地呼一口气，禁得住你不流泪吗？我自己常怨恨我愚傻——或是聪明，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都分析成只有秋风枯叶，只有荒冢白骨；虽然是花开红紫，叶浮碧翠，人当红颜，景当美丽时候。我是愈想超

脱，愈自沉溺，愈要撒手，愈自系恋的人，我的烦恼便绞锁在这不能解脱的矛盾中。

今天一个人在深夜走过街头，每家都悄悄紧闭着双扉，就连狗都蜷伏在墙根或是门口酣睡，一切都停止了活动归入死寂。我驱车经过桥梁，望着护城河两岸垂柳，一条碧水，星月灿然照着，景致非常幽静。我想起去年秋天天辛和我站在这里望月，恍如目前的情形而人天已隔，我不自禁地热泪又流到腮上。

“珠！什么时候你的泪才流完呢？”这是他将死的前两天问我的一句话。这时我仿佛余音犹缭绕耳畔，我知他遗憾的不是他的死，却是我的泪！他的坟头在雨后忽然新生了一株秀丽的草，也许那是他的魂，也许那是我泪的结晶！

我最怕星期三，今天偏巧又是天辛死后第十五周的星期三。星期三是我和辛最后一面，他把人间一切的苦痛烦恼都交付给我的一天。唉！上帝！容我在这明月下忏悔吧！

十五周前的星期三，我正伏在我那形销骨立枯瘦如柴的朋友床前流泪！他的病我相信能死，但我想他死时又觉着不会死。可怜我的泪滴在他炽热的胸膛时，他那深凹的眼中也涌出将尽的残泪，他紧嚼着下唇握着我的手抖颤，半天他才说：“珠！什么时候你的泪才流完呢！”

我听见这话更加哽咽了，哭得抬不起头来，他掉过头去不忍看我，只深深地将头埋在枕下。后来我扶起他来，喂了点橘汁，他睡下后说了声：“珠！我谢谢你这数月来的看护……”底下的话他再也说不出来，只瞪着两个凹陷的眼望着我。那时我真觉怕他，浑身都出

着冷汗。我的良心似乎已轻轻拨开了云翳，我跪在他病榻前最后向他说：“辛，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辛，你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义，因之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从此后我为了爱独身的，你也为了爱独身。”他抬起头来紧握住我手说：“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时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我也不肯用病和死，换你那颗本不愿给的心。我现在并不希望得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我自己呢，也曾爱过一个值的我敬爱的你。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他说话时很有勇气，像对着千万人演说时的气概，我自然不能再说什么话，只默默地低着头垂泪！

这时候一个俄国少年进来，很诚恳地半跪着在他枯蜡似的手背上吻了吻，掉头他向我默望了几眼。辛没有说话只向他惨笑了一下，他向我低低说：“小姐！我祝福他病愈。”说着带上帽子匆匆忙忙地去了。这时他的腹部又绞痛得厉害，在床上滚来滚去地呻吟，脸上苍白得可怕。我非常焦急，去叫他弟弟的差人还未见回来，叫人去打电话请兰辛也不见回话，那时我简直呆了，只静静地握着他焦炽如焚的手垂泪！过一会儿弟弟来了，他也莫有和他多说话只告他腹疼得厉害。我坐在椅子上面开开抽屉无聊地乱翻，看见上星期五的他那封家书，我又从头看了一遍。他忽掉头向我说：“珠！真的我忘记告你了，你把它们拿去好了，省的你再来一次检收。”我听他话真难受，但怎样也想不到星期五果然去检收他的遗